

# 三侠武义

## 第五十六回 摇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

且说那正西来的姓姚行六，外号儿摇晃山；那正东北来的姓费行七，外号儿叫爬山蛇。他二人路上说话，不提防树后有人窃听。姚六走得远了；这里费七被丁二爷追上，从后面一伸手将脖项掐住，按倒在地，道：“费七，你可认得我么？”费七细细一看，道：“丁二爷，为何将小人擒住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我且问你，通天窟在于何处？”费七道：“从此往西去不远，往南一稍头，便看见随山势的石门，那就是通天窟。”二爷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和你借宗东西，将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。”费七连忙从腰间递过腰牌，道：“二员外，你老让我起来，我好脱衣裳呀。”丁二爷将他一提，拢住发绺，道：“快脱。”费七无奈，将衣裳脱下。丁二爷拿了他的搭包，又将他拉到背眼的去处，拣了一棵合抱的松树，叫他将树抱住，就用搭包捆缚结实。费七暗暗着急，道：“不好！我别要栽了罢。”忽听丁二爷道：“张开口。”早把一块衣襟塞住，道：“小子，你在此等到天亮，横竖有人前来救你。”费七哼了一声，口中不能说，心里却道：“好德行！亏了这个天不甚凉，要是冷天，饶冻死了，别人远远地瞧着，拿着我还当做旱魃呢。”

丁二爷此时已将腰牌掖起，披了衣服，径奔通天窟而来。果然随山石门，那边又有草团瓢三间。已听见有人唱：

“有一个柳迎春哪，他在那个井呵，井呵唔边哪，汲汲汲汲水哟！”丁二爷高声叫道：“李三哥，李三哥。”只听醉李道：“谁呀？让我把这个巧腔儿唱完了呵。”早见他趑趄趑趄地出来，将二爷一看，道：“哎呀！少会呀，尊驾是谁呀？”二爷道：“我姓费行七，是五员外新挑来的。”说话间，已将腰牌取出，给他看了。醉李道：“老七，休怪哥哥说，你这个小模样子伺候五员外，叫哥哥有点不放心呀。”丁二爷连忙喝道：“休得胡说！我奉员外之命，因姚六回了员外，说姓展的挑眼将酒饭摔砸了，员外不信，叫我将姓展的带去！与姚六质对质对。”醉李听了，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快将这姓展的带了去罢！他没有一顿不闹的，把姚六骂得不吐核儿，却没有骂我。什么缘故呢？我是不敢上前的。再者那个门我也拉不动它。”丁二爷说：“员外立等，你不开门，怎么样呢？”醉李道：“七兄弟，劳你的驾罢！你把这边假门的铜环拿住了，往怀里一带，那边的活门就开了。哥哥喝醉了，哪里有这样的力气呢？你拉门，哥哥叫姓展的，好不好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既是如此……”上前拢住铜环，往怀里一拉，轻轻地门就开了。醉李道：“费七，好兄弟！你的手头儿可以。怨得五员外把你挑上呢。”他又扒着石门，道：“展老爷，展老爷，我们员外请你老呢。”只见里面出来一人，道：“夤夜之间，你们员外又请我作什么？难道我怕他有什么埋伏么？快走，快走！”

丁二爷见展爷出来，将手一松，那石门已经关闭。向前引路，走不多远，便煞住脚步，悄悄地道：“展兄可认得小弟么？”展爷猛然听见，方细细留神，认出是兆蕙，不胜欢喜，道：“贤弟从何而来？”二爷便将从兄弟俱各来了的话

说了。又见迎面有灯光来了，他二人急闪入林后，见二人抬定一坛酒，前面是姚六，口中抱怨，道：“真真的咱们员外，也不知是安着什么心。好酒好菜地供养着他，还讨不出好来。也没见这姓展的太不知好歹，成日家骂不绝口。”

刚说到此，恰恰离丁二爷不远。二爷暗暗将脚一钩，姚六往前一扑，口中哎呀道：“不好！”咕咚——咔嚓——噗哧。咕咚，是姚六爬下了；咔嚓，是酒坛子砸了；噗哧，是后面的人躺在撒的酒上了。丁二爷已将姚六按住，展爷早把那人提起。姚六认得丁二爷，道：“二员外，不干小人之事。”又见揪住那人的是展爷，连忙央告，道：“展老爷，也没有他的事情。求二位爷饶恕。”展爷道：“你等不要害怕，断不伤害你等。”二爷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却放不得他们。”于是将他二人也捆绑在树上，塞住了口。

然后展爷与丁二爷悄悄来到五义厅东竹林内，听见白玉堂又派了亲信伴当白福，快到连环窟催取三宝。展爷便悄悄地跟了白福而来。到了竹林冲要之地，展爷便煞住脚步，竟等截取三宝。不多时，只见白福提着灯笼，托着包袱，嘴里哼唱着《滦州影》。他可一壁唱着，一壁回头往后瞧。越唱越瞧得利害，心中有些害怕，觉得身后吡拉、吡拉的响，将灯往身后一照，仔细一看却是枳荆扎在衣襟之上，口中嘟囔道：“我说是什么响呢？怪害怕的。原来是它呀！”连忙撂下灯笼，放下包袱，回身摘去枳荆。转脸儿一看，灯笼灭了，包袱也不见了。这一惊非小，刚要找寻，早有人从背后抓住，道：“白福，你可认得我么？”白福仔细看，却是展爷，连忙央告，道：“展老爷，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，这是何苦呢？”展爷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放心，我断不伤害于你。

你须在此歇息歇息，再去不迟。”说话间，已将他双手背剪。白福道：“怎么？我这么歇息么！”展爷道：“你这么着不舒服，莫若爬下。”将他两腿往后一撩，手却往前一按。白福如何站得住，早已爬伏在地。展爷见旁边有一块石头，端起来，道：“我与你盖上些儿，看夜静了着了凉。”白福哎呀道：“展老爷，这个被儿太沉！小人不冷，不劳展爷疼爱我。”展爷道：“动一动我瞧瞧，如若嫌轻，我再给你盖上一块。”白福忙接言道：“展老爷，小人就只盖一个被的命；若是再盖上一个，小人就折受死了。”展爷料他也不能动了，便奔树根之下来取包袱，谁知包袱却不见了。展爷吃这一惊，可也不小。

正在诧异间，只见那边人形儿一晃，展爷赶步上前。只听“噗哧”一声，那人笑了。展爷倒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谁？”一壁问，一壁看，原来是三爷徐庆。展爷便问：“三弟几时来的？”徐爷道：“小弟见展兄跟下他来，惟恐三宝有失，特来帮扶。不想展兄只顾给白福盖被，却把包袱抛露在此。若非小弟收藏，这包袱又不知落于何人之手了。”说话间，便从那边一块石下将包袱掏出，递给展爷。展爷道：“三弟如何知道此石之下可以藏得包袱呢？”徐爷说：“告诉大哥说，我把这陷空岛大小去处，凡有石块之处或通或塞，别人皆不能知，小弟没有不知道的。”展爷点头道：“三弟真不愧穿山鼠了。”

二人离了松林，径奔五义厅而来。只见大厅之上中间桌上设着酒席，丁大爷坐在上首，柳青坐在东边，白玉堂坐在西边，左胁下带着展爷的宝剑。见他前仰后合，也不知是真醉呀，也不知是假醉，信口开言道：“小弟告诉二位兄长

说，总要叫姓展的服输到地儿，或将他革了职，连包相也得处分，那时节小弟心满意足，方才出这口恶气。我兄看将来我那些哥哥们怎么见我？怎么对得过开封府？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上面丁兆兰却不言语。柳青在旁，连声夸赞。

外面众人俱各听见。惟独徐爷心中按捺不住，一时性起，手持利刃，径奔厅上而来，进得门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姓白的，先吃我一刀！”白玉堂正在那里谈得得意，忽见进来一人手举钢刀，径奔上来了，忙取腰间宝剑，罢咧，不知何时失去（谁知丁大爷见徐爷进来，白五爷正在出神之际，已将宝剑窃到手中）。白玉堂因无宝剑，又见刀临切近，将身向旁边一闪，将椅子举起往上一迎，只听“拍”的一声，将椅背砍得粉碎。徐爷又抡刀砍来。白玉堂闪在一旁，说道：“姓徐的，你先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徐爷听了，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！”白玉堂道：“我知你的来意，知道拿住展昭，你会和丁家兄弟前来救他。但我有言在先，已向展昭言明，不拘时日，他如能盗回三宝，我必随他到开封府去。他说只用三天，即可盗回。如今虽未满限，他尚未将三宝盗回。你明知他断不能盗回三宝，恐伤他的脸面，今仗着人多，欲将他救出，三宝也不要了，也不管姓展的怎么回复开封府，怎么腆颜见我。你们不要脸，难道姓展的也不要脸么？”徐爷闻听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姓白的，你还作梦呢！”即回身大叫：“展大哥，快将三宝拿来！”早见展爷托定三宝，进了厅内，笑吟吟地道：“五弟，劣兄幸不辱命。果然未出三日，已将三宝取回，特来呈阅。”

白玉堂忽然见了展爷，心中纳闷，暗道：“他如何能出来呢？”又见他手托三宝，外面包的包袱还是自己亲手封

的，一点也不差，更觉诧异。又见卢大爷、丁二爷在厅外站立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如今要随他们上开封府，又灭了我的锐气；若不同他们前往，又失却前言。”正在为难之际，忽听徐爷嚷道：“姓白的，事到如今，你又有何说？”白玉堂正无计脱身，听见徐爷之言，他便拿起砍伤了椅子的椅子向徐爷打去。徐爷急忙闪过，持刀砍来。白玉堂手无寸铁，便将葱绿髻脱下，从后身脊缝撒为两片，双手抡起，挡开利刃，急忙出了五义厅，奔西边竹林而去。卢方向前说道：“五弟且慢，愚兄有话与你相商。”白玉堂并不答言，直往西去。丁二爷见卢大爷不肯相强，也就不好追赶。只见徐爷持刀紧紧跟随。白玉堂恐他赶上，到了竹林密处，即将一片葱绿髻搭在竹子之上。徐爷见了，以为白玉堂在此歇息，蹑足潜踪，赶上上去，将身子往前一窜，往下一按，一把抓住，道：“老五呀！你还跑到哪里去？”用手一提，却是半片绿髻，玉堂不知去向。此时白玉堂已出竹林，径往后山而去。看见立峰石，又将那片绿髻搭在石峰之上，他便越过山去。这里徐爷明知中计，又往后山追来，远远见玉堂在那里站立，连忙上前。仔细一看，却是立峰石上搭着半片绿髻，已知玉堂去远，追赶不及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柳青正与白五爷饮酒，忽见徐庆等进来，徐爷就与白五爷交手，见他二人出了大厅就不见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我若偷偷儿地溜了，对不住众人；若与他等交手，断不能取胜。到了此时，说不得仗着胆子，只好充一充朋友。”想罢，将桌腿子卸下来，拿在手中，嚷道：“你等既与白五弟在神前结盟，死生共之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真乃叫我柳某好笑！”说罢，抡起桌腿，向卢方就打。卢方一肚子的气

正无处可出，见柳青打来，正好拿他出出气。见他临近，并不招架，将身一闪躲过，却使了个扫堂腿。只听“噗通”一声，柳青仰面跌倒。卢爷叫庄丁将他绑了。庄丁上前将柳青绑好。柳青白馥馥一张面皮，只羞得紫微微满面通红，好生难看。

卢方进了大厅，坐在上面。庄丁将柳青带到厅上。柳青便将二目圆睁，嚷道：“卢方！敢将柳某怎么样？”卢爷道：“我若将你伤害，岂是我行侠尚义所为？所怪你者，实系过于多事耳。至我五弟所为之事，无须与你细谈，叫庄丁将他放了去罢。”柳青到了此时，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。卢方道：“既放了你，你还不走，意欲何为？”柳青道：“走可不走么？难道说我还等着吃早饭么？”说着话，搭搭讪讪地就溜之乎也。

卢爷便向展爷、丁家兄弟说道：“你我仍须到竹林里寻找五弟去。”展爷等说道：“大哥所言甚是。”正要前往，只见徐爷回来，说道：“五弟业已过了后山，去得踪影不见了。”卢爷跌足道：“众位贤弟不知，我这后山之下乃松江的江岔子。越过水面，那边松江极是捷径之路，外人皆不能到。五弟在山时，他自己练的独龙桥，时常飞越往来，行如平地。”大家听了，同声道：“既有此桥，咱们何不追了他去呢？”卢方摇头道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！名虽叫独龙桥，却不是桥，乃是一根大铁链，有桩二根，一根在山根之下，一根在那泊岸之上，当中就是铁链。五弟他因不知水性，他就生心暗练此桥，以为自己能够在水上飞腾越过，也是一片好胜之心。不想他闲时治下，竟为今日忙时用了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各发怔。

忽听丁二爷道：“这可要应了蒋四哥的话了。”大家忙问什么话。丁二爷道：“蒋四哥早已说过，五弟不是没有心机之人。巧咧，他要自行投到，把众兄弟们一网打尽。看他这个光景，当真的他要上开封府呢。”卢爷、展爷听了，更觉为难，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我们岂不白费了心么？怎么去见相爷呢？”丁二爷道：“这倒不妨。还好，幸亏将三宝盗回，二位兄长也可以交差，盖得过脸儿去。”丁大爷道：“天已亮了，莫若俱到舍下，与蒋四哥共同商量个主意才好。”

卢爷吩咐水手预备船只，同上茱花村；又派人到蚯蚓湾芦苇深处，告诉丁二爷昨晚坐的小船也就回庄，不必在那里等了；又派人到松林，将姚六、费七、白福等松放回来。丁二爷仍将湛卢宝剑交与展爷佩带。卢爷进内略为安置，便一同上船，径奔茱花村去了。

且说白玉堂越过后墙，径奔后山而来。到了山根之下，以为飞身越渡，可到松江，仔细看时，这一惊非小，原来铁链已断，沉落水底。玉堂又是着急，又是为难，又恐后面有人追来。忽听芦苇之中，呶呀、呶呀摇出一只小小渔船。玉堂满心欢喜，连忙唤道：“那渔船快向这边来，将俺渡到那边，自有重谢。”只见那船上摇橹的却是个年老之人，对着白玉堂道：“老汉以捕鱼为生，清早利市，不定得多少大鱼。如今渡了客官，耽延工夫，岂不误了生理？”玉堂道：“老丈，你只管渡我过去，到了那边，我加倍赏你如何？”渔翁道：“既如此，千万不可食言！老汉渡你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将船摇到山根。

不知白玉堂上船不曾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

且说白玉堂纵身上船，那船就是一晃，渔翁连忙用篙点住，道：“客官好不晓事，此船乃捕鱼小船，俗名划子，你如何用猛力一趁？幸亏我用篙撑住，不然连我也就翻下水去了。好生的荒唐呀！”白玉堂原有心事，恐被人追上，难以脱身，幸得此船肯渡，他虽然叨叨数落，却也毫不介意，那渔翁慢慢地摇起船来，撑到江心，却不动了，便发话道：“大清早起的，总要发个利市。再者俗话说的是，‘船家不打过河钱’。客官有酒资拿出来，老汉方好渡你过去。”白玉堂道：“老丈，你只管渡我过去，我是从不失信的。”渔翁道：“难，难，难，难！口说无凭，多少总要凭信的。”白玉堂暗道：“叵耐这厮可恶！偏我来的仓猝，并未带得银两。也罢，且将我这件衬袄脱下给他。幸得里面还有一件旧衬袄，尚可遮体。候渡到那面，再作道理。”想罢，只得脱下衬袄，道：“老丈，此衣足可典当几贯钱钞，难道你还不凭信么？”渔翁接过抖开来，看道：“这件衣服若是典当了，可以比捕鱼有些利息了。客官休怪，这是我们船家的规矩。”

正说间，忽见那边飞也似的赶了一只渔船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好呀！清早发利市，见者有分，须要沽酒请我的。”说话间，船已临近。这边的渔翁道：“什么大利市，不过是

件衣服。你看看，可典多少钱钞？”说罢，便将衣服掷过，那渔人将衣服抖开一看，道：“别管典当多少，足够你我喝酒的了。老兄，你还不口头馋么？”渔翁道：“我正在思饮，咱们且吃酒去。”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已然跳到那边船上。那边渔人将篙一支，登时飞也似地去了。

白玉堂见他们去了，白白地失去衣服，无奈何，自己将篙拿起来撑船。可煞作怪，那船不往前走，只是在江心打转儿。不多会，白玉堂累得通身是汗，喘吁不止，自己发恨道：“当初与其练那独龙桥的，何不下工夫练这渔船呢？今日也不至于受他的气了。”正在抱怨，忽见小小舱内出来一人，头戴斗笠，猛将斗笠摘下，道：“五弟久违了！世上无有十全的人，也没有十全的事，你抱怨怎的？”白玉堂一看，却是蒋平，穿着水靠，不由地气冲霄汉，一声怪叫道：“哎哟！好病夫！哪个是你五弟？”蒋爷道：“哥哥是病夫，好称呼呀！这也罢了。当初叫你练练船只，你总以为这没要紧，必要练那出奇的玩意儿。到如今，你那独龙桥哪里去了？”白玉堂顺手就是一篙，蒋平他就顺手落下水去。白玉堂猛然省悟，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他善识水性，我白玉堂必被他暗算。”两眼尽往水中注视。再将篙拨船时，动也不动，只急得他两手扎煞。

忽见蒋平露出头来，把住船边，道：“老五呀！你喝水不喝？”白玉堂未及答言，那船已经底儿朝天，把个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。蒋平恐他过于喝多了水，不是当耍的；又恐他不喝一点儿水，也是难缠的，“莫若叫他喝两三口水，趁他昏迷之际，将就着到了茱花村，就好说了。”他左手揪住发绺，右手托定腿洼，两足踏水，不多时，即到北岸，见有

小船三四只在那里等候。这是蒋平临过河拆桥时，就吩咐下的。船上共有十数人，见蒋爷托定白玉堂，大家便嚷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四老爷成了功了！上这里来。”蒋爷来到切近，将白玉堂往上一举。众水手接过，便要控水。蒋爷道：“不消，不消。你们大家把五爷寒鸦赴水的背剪了，头面朝下，用木杠即刻抬至茉花村。赶到那里，大约五爷的水也控净了，就苏醒过来了。”众水手只得依命而行，七手八脚地捆了，用杠穿起，扯连、扯连抬着个水淋淋的白玉堂，径奔茉花村而来。

且说展熊飞同定卢方、徐庆、兆兰、兆蕙相陪，来到茉花村内。刚一进门，二爷便问伴当道：“蒋四爷可好些了？”伴当道：“蒋四爷于昨晚二员外起身之后，也就走了。”众人诧异，道：“往哪里去了？”伴当道：“小人也曾问来，说：‘四爷病着，往何方去呢？’四爷说：‘你不知道，我这病是不要紧的；皆因有个约会等个人，却是极要紧的。’小人也敢深问，因此四爷就走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心中纳闷，惟独卢爷着急，道：“他的约会，我焉有不知的？从来没有提起，好生令人不解。”丁大爷道：“大哥不用着急，且到厅上坐下，大家再作商量。”说话间，来到厅上。丁大爷先要去见丁母，众人俱言：“代为叱名请安。”展爷说：“俟事体消停，再去面见老母。”丁大爷一一领命，进内去了。丁二爷吩咐伴当：“快快去预备酒饭，我们俱是闹了一夜的了，又渴又饥。快些，快些！”伴当忙忙地传往厨房去了。少时，丁大爷出来，又一一的替老母问了众人的好，又向展爷道：“家母听见兄长来了，好生欢喜，言事情完了，还要见兄长呢。”展爷连连答应。早见伴当调开桌椅，安放杯

箸。上面是卢方，其次展归、徐庆、兆兰、兆蕙在主位相陪。

刚然入座，才待斟酒，忽见庄丁跑进来，禀道：“蒋老爷回来了，把白五爷抬来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又是惊骇，又是欢喜，连忙离座出厅，俱各迎将出来。到了庄门，果见蒋四爷在那里吩咐，把五爷放下抽杠解缚。此时白玉堂已经吐出水来，虽然苏醒，尚不明白。卢方见他面目焦黄，浑身犹如水鸡儿一般，不觉泪下。展爷早赶步上前，将白玉堂扶着坐起，慢慢唤道：“五弟醒来，醒来。”不多时，只见白玉堂微睁二目，看了看展爷，复又闭上，半晌，方嘟囔道：“好病夫呀！淹得我好，淹得我好！”说罢“哇”的一声，又吐出许多清水，心内方才明白了。睁眼往左右一看，见展爷蹲在身旁，卢方在那里拭泪，惟独徐庆、蒋平二人，一个是怒目横眉，一个是嬉皮笑脸。白玉堂看见蒋爷，便要挣扎起来，道：“好病夫呀！我是不能与你干休的。”展爷连忙扶住，道：“五弟且看愚兄薄面，此事始终皆由展昭而起。五弟如有责备，你就责备展昭就是了。”丁家弟兄连忙上前扶起玉堂，说道：“五弟且到厅上去沐浴更衣后，有什么话再说迟。”白玉堂低头一看，见浑身连泥带水好生难看，又搭着处处皆湿，遍体难受得很，到此时也没了法子了，只得说：“小弟从命。”

大家步入庄门，进了厅房。丁二爷叫小童掀起套间软帘，请白五爷进内。只见澡盆、堂布、香肥皂、胰子、香豆面，床上放着洋布汗巾中衣、月白洋绉套裤、靴、袜、绿花氅、月白衬袄、丝绦、大红绣花武生头巾，样样俱是新的。又见小童端了一瓷盆热水来，放在盆架之上，请五老爷坐

了，打开发纂，先将发内泥土洗去，又换水添上香豆面洗了一回，然后用木梳通开，将发纂挽好，扎好网巾。又见进来一个小童，提着一桶热水注在澡盆之内，请五老爷沐浴，两个小童就出来了。白玉堂即将湿衣脱去，坐在矮凳之上，周身洗了，用堂布擦干，穿了中衣等件。又见小童进来，换了热水，请五老爷净面。然后穿了衣服，戴了武生巾。其衣服靴帽尺长短，如同自己一样，心中甚为感激丁氏弟兄，只是恼恨蒋平，心中忿忿。

只见丁二爷进来，道：“五弟沐浴已毕，请到堂屋中谈话饮酒。”白玉堂只得随出，见他仍是怒容满面。卢方等立起身来，说：“五弟这边坐，叙话。”玉堂也不言语，见方才之人皆在，惟不见蒋爷，心中纳闷。只见丁二爷吩咐伴当摆酒。片时工夫，已摆得齐整，皆是美味佳肴。丁大爷擎杯，丁二爷执壶，道：“五弟想已饿了，且喝一杯暖一暖寒气。”说罢，斟上酒来，向玉堂说：“五弟请用。”白玉堂此时欲不饮此酒，怎奈腹中饥饿，不作脸的肚子咕噜噜地乱响，只得接杯一饮而尽。又斟了满杯。又给卢爷、展爷、徐爷斟了酒。大家入座。

卢爷道：“五弟已往之事，一概不必提了。无论谁的不是，皆是愚兄的不是。惟求五弟同到开封府，就是给为兄的作了脸了。”白玉堂闻听，气冲斗牛，不好向卢方发作，只得说：“叫我上开封府，万万不能！”展爷在旁插言道：“五弟不要如此，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，还是大哥所言不差。”玉堂道：“我管什么‘三思’、‘四思’，横竖我不上开封府去。”展爷听了玉堂之言，有许多的话要问他，又恐他有不顺情理之言，还是与他闹是不闹呢？

正在思想之际，忽见蒋爷进来，说：“姓白的，你别过于任性了。当初你向展兄言明盗回三宝，你就同他到开封府去，如今三宝取回，就该同他前往才是。即或你不肯同他前往，也该以情理相求，为何竟自逃走？不想又遇见我救了你的性命，又亏丁兄给你换了衣服，如此看待，为的是成全朋友的义气。你如今不到开封府，不但失信于展兄，而且对不住丁家弟兄。你义气何在？”白玉堂听了，气得喊叫如雷，说：“好病夫呀！我与你势不两立了！”站起来，就奔蒋爷拚命。丁家弟兄连忙上前拦住，道：“五弟不可，有话慢说。”蒋爷笑道：“老五呀，我不与你打架。就是你打我，我也不还手。打死我，你给我偿命。我早已知道你是没见过大世面的，如今听你所说之言，真是没见过大世面。”白玉堂道：“你说我没见过大世面，你倒要说说我听。”

蒋爷笑道：“你愿听，我就说与你听。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，忠义祠题诗，万代寿山前杀命，奏折内夹带字条，大闹庞府杀了侍妾。你说这都是人所不能的。这原算不了奇特，这不过是你仗着有飞檐走壁之能，黑夜里无人看见，就遇见了皆是没本领之人。这如何算得是大能干呢？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呢？如若是见过世面，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中，瞻仰过包相爷升堂问事，那一番的威严，令人可畏。未升堂之时，先是有名头的皂班、各项捕快、各项的刑具、各班的皂役，一班一班的由角门而进，将铁链夹棍各样刑具往堂上一放。又有王、马、张、赵将御铡请出。喊了堂威，左右排班侍立。相爷从屏风后步入公座。那一番赤胆忠心、为国为民一派的正气，姓白的，你见了也就威风顿减。这些话仿佛我薄你。皆因你所为之事都是黑夜之间，人皆睡着，由着你的

性儿，该杀的就杀，该偷的就偷拿了走了；若在白昼之间，这样事全是不能行的。我说你没见过大世面，所以不敢上开封府去，就是这个缘故。”白玉堂不知蒋爷用的是激将法，气得他三尸神暴出，五陵豪气飞空，说：“好病夫！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样人？慢说是开封府，就是刀山箭林，也是要走走的。”蒋爷笑嘻嘻道：“老五哇，这是你的真话呀？还是仗着胆子说的呢？”玉堂嚷道：“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，也不便与你撒谎。”蒋爷道：“你既愿意去，我还有话问你。这一起身虽则同行，你万一故意落在后头，我们可不能等你；你若逃了，我们可不能找你。还有一件事更要说明，你在皇宫内院干的事情，这个罪名非同小可。到了开封府，见了相爷必须小心谨慎，听包相爷的钧谕，才是大丈夫所为。若是你仗着自己有飞檐走壁之能，血气之勇，不知规矩，口出胡言大话，就算不了行侠尚义英雄好汉，就是个浑小子，也就不必上开封府去了。你就请罢，再也不必出头露面了。”白玉堂是个心高气傲之人，如何能受得这些激发之言，说：“病夫！如今我也不和你论长论短。俟到了开封府，叫你看看白某是见过大世面，还是没有见过大世面，那时再与你算帐便了。”蒋爷笑道：“结咧！看你的好好劲儿了。好小子！敢作敢当，才是好汉呢！”

兆兰等恐他二人说翻了，连忙说道：“放着酒不吃，说这些不要紧的话作什么呢？”丁大爷斟了一杯酒，递给玉堂；丁二爷斟了一杯酒，递与蒋平，二人一饮而尽。然后大家归座，又说了些闲话。白玉堂向着蒋爷道：“我与你有何仇何恨？将我翻下水去，是何缘故？”蒋爷道：“五弟，你说话太不公道。你想想你做的事哪一样儿不利害，哪一样儿

留情分，甚至说话都叫人磨不开。就是今日，难道不是你先将我一篙打下水去么？幸亏我识水性，不然我就淹死了。怎么你倒恼我？我不冤死了么？”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了。丁二爷道：“既往之事，不必再说。莫若大家喝一回，吃了饭，也该歇息歇息了。”说罢，才要斟酒。

展爷道：“二位贤弟且慢，愚兄有个道理。”说罢，接过杯来，斟了一杯，向玉堂道：“五弟，此事皆因愚兄而起。其中却有区别。今日众位仁兄贤弟俱各在此，小弟说一句公平话，这件事系五弟性傲之故，所以生出这些事来。如今五弟既愿到开封府去，无论何事，我展昭与五弟荣辱共之。如五弟信的，就饮此一杯。”大家俱称赞道：“展兄言简意深，真正痛快。”白玉堂接杯一饮而尽，道：“展大哥，小弟与兄台本无仇隙，原是义气相投的。诚然是小弟少年无知不服气的起见。如到开封府，自有小弟招承，断不累及吾兄。再者小弟屡屡唐突冒昧，蒙兄长的海涵，小弟也要敬一杯，陪个礼才是。”说罢，斟了一杯，递将过来。大家说道：“理当如此。”展爷连忙接过，一饮而尽，复又斟上一杯，道：“五弟既不挂怀劣兄，五弟与蒋四兄也要对敬一杯。”蒋爷道：“甚是，甚是。”二人站起来，对敬了一杯。众人俱各大乐不止。然后归座，依然是兆兰、兆蕙斟了门杯，彼此畅饮。又说了一回本地风光的事体，到了开封府应当如何的光景。

酒饭已毕，外面已备办停当。展爷进内与丁母请安稟辞，临别时留下一封谢柬，是给松江府知府的，求丁家弟兄派人投递。丁大爷、丁二爷送至庄外，眼看着五位英雄带领着伴当数人，蜂拥去了。一路无话。